

时下，验收名目之多恐怕是历史上少有的。诸如企业验收、基建验收、质量验收、财务验收、安全验收、卫生验收、环保验收、教育验收、连技校毕业生也要验收，等等。

验收多也罢，却偏偏与宴会连在一起。笔者听到一首顺口溜：“验收验收，宴会上收。不摆宴席，光验收不收。”也有目击者说怪话：“八路军吃共产党，公仆吃主人，会把社会主义吃空的。”顺口溜总不那么科学、准确，怪话是带气脱口的，未免有点偏激，但个中也有值得深思的合理因素。

我这个在清水衙门呆了多半辈子的人，十年九不遇地碰到一次技校毕业生的验收，我把心思全用在教学文件、资料、数据、实物的准备上了。有“内行”好心人提示：“你忘记了一项关于毕业生前途命运的准备——叫人吃啥呢！”我说：“四菜一汤，小康水平。”“内行”笑我思想跟不上形势，是“开历史玩笑”。问题如此严重，我不得不去请教一些专家里手。从中领略内幕：十菜一汤加啤酒，每桌六十元，为低标准；十二菜一汤加西凤，每桌八十元，为中标标准；十四菜一汤加茅台，每

验收与宴收

桌一百二十元为高标准。“几天来，查行情，收获不小。”清水衙门的水也浑了一点，取了个低标准。宴会上，我也陪笑，然而却是“苦恼人的笑”。验收总算通过了，差一点算没有搞下“大乱子”。

何谓验收？词书上说，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检验而后收下曰验收。有些工作，为了促进达到规定的标准，进行检查验收是必要的，但不能验收成灾。大家生活改善了，对上上级来验收的伙食安排好一点，也是可以的，也不一定要象五十年代那样上大班排队买饭吃。但验收都摆宴席，就属不正之风了。如果不是以工作质量标准而是按吃喝标准，决定合格不合格，那就更与党风不相容了。

验收本为苦差事，要深入实际，细心考查，总结经验，发现问题，帮助改进。为什么有些人爱好验收？因为验收已成了“甜差事”。其一，挺神气。他手里拿着“证书”。验收时“喂”一声仿佛都有内涵和外延。其二，有实惠。“马自达”迎送，宴席款待，末了可能还装点纪念品走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验收使验收者捞不到什么“油水”时，验收就会减少一大半。笔者深信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。

游园有感(随笔)

三原 张征

一位朋友从武汉归来，谈及去黄鹤楼公园游览的所见，不胜感慨。且不说门票昂贵，高达一元，连去那里边的厕所解手，也得花钱购票。具体价格是：大便带纸，每人一角；小便不带纸，每人五分。你若嫌贵吗？对不起，这是卫生管理费，属于公共事业，需要大家分担。不然，园林处用啥钱去雇人打扫厕所？

解手也收费，初听觉得滑稽，一笑置之，没有多想。最近，有人从首都归来，谈到北京名胜古迹的门票，其价格之高，令人瞠目结舌。游一次定陵地宫和长陵出土珍宝展览，需分别购一元和三元的门票。有些游览点，不只门票昂贵，而且道道设卡，景景收费。比如，故宫和颐和园，游一次需购四五次门票。仅故宫清音阁一处，看一下就要三元钱之多。

好在自己出差极少，对于省外游览地的门票涨价，并没有多少切肤之感。前几日，带孩子去西安动物园，才真正体会到“今非昔比”

的味道。门票倒是没涨，照旧一角，但大象、金丝猴、熊猫等比较珍奇的动物，都另围一室，设卡售票，你要一睹其容，就得留下比入园门票超倍的“买路钱”。据说这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，新近采取的“改革措施”。

买了一元多钱的门票，带孩子去看金丝猴。不知怎么，我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。我倒不是心疼那一元多钱，只是觉得，靠涨价去提高经济效益，这改革就太容易了。与其说它是改革，倒不如说是趁机捞钱，给改革抹黑。仅此而已。



朝陽刊头

周末设计



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

王麟书

句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《观书有感》。他的诗作向来以清新活泼著称。此句意思是，这池塘怎么会如此清澈？是因为有活水从源

头不断流来呀。这情景通难懂的问题，认识逐渐提高，就象一个池塘里常有活水流来，因而清澈见底有些相似，故题目曰：《观书有感》。诗句以池塘始终清澈，是因常有活水流来为比喻，揭示了人要不断学习，汲取新的知识，才能有所进步的真理。诗的语言清新朴素，明白如话，寓意深刻，使人读后如亲临其境。



雪中后劲

陶光明 摄



“瞧你！这儿好象有人呢……。”

两个“剪影”慢慢靠近，渐渐变得模糊了。月亮扯起云绢，遮住了皎洁的面庞。它也赧颜吗？

热泉

榆林 李中胜

一条条闪光的银线，翻山越岭，凌空飞翔。一座座巍峨的铁塔，矗立如磐，直指云天！我们，长城脚下的电业职工，是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青年。为保障亲人安居乐业，多少回风雨巡线，

足迹遍沙丘。为加快老区能源发展，多少次勘测施工，汗水洒荒原。塞上古城的万家灯火呵，闪耀着我们智慧的灵感，高原乡村的百里灌区呵，流淌着全体伙伴心中的甘甜！每当夜灯初放，光明普照着欢乐的人间，我们这群年轻人呵，就不由得胸中涌起，涌起那——暖暖甜甜的热泉……



山雨

(国画)

白墨作



(小小小说)

尔普

夜，静静的。没有顶棚的黑呼呼的屋顶，有无数个光斑，星星似地缀在其中。这是从破漏的缝隙里透过来的月光。他们告别了刚刚竣工的一幢大楼，又住进了如此简陋的工棚。

他们睡得很香，轻轻的鼾声，撩拨得我羡慕不已。我想，就凭他们能在这样的工棚里安然入睡，我也定能完成这次采访他们的任务，更何况来前我已听到了关于他们的许多动人心弦的传闻。

户上——一个挂着白色塑料布的洞，映出了两个“剪影”。他们的声音虽然轻微，在这静夜里，却清晰地传进了工棚里。

哦，爱情没有夜晚。他们甜甜地笑，亲亲地说。虫吟，风叹，情话，多么美的小夜曲。爱情能唤醒沉睡的灵魂。我发现，工棚里的这些小伙子们悄声无息地翻身、头钻进被窝里轻咳。打扰热恋的情侣，那简直是罪过。

两个“剪影”，越靠越近，话题，却越扯越远。

“说说吧，那位小姐怎么回事？”

“又来了！我不是说了吗，她是个拎瓦刀的，晒的黑不溜秋，跟他妈非洲人一样。凭咱这条件，能看上她吗？真的，相信我，我甚至连她的手指头都没摸一下呢……。”

工棚里，一阵轻微的

无忌惮的声音。

“想喊？！看看这玩意能不能放血！”

窗外，传来撕打挣扎的声音。我刚要喊，十几条身影从棚里跃了出去。一阵纯粹男子式的、力的角逐，打破了夜的静谧。

等我穿好衣服，戴上眼镜赶到，一切已经平息了。三个“夜枭”，腰弯如虾，浑身筛糠。那对“剪影”，

女的抹泪呜咽；男的，显得

格外亲热，香烟直往他们

手里递，“师傅、师傅”地叫着，声音甜得

像可口可乐，全没了刚才对“拎瓦刀”的那种轻蔑。

十几个小

伙子，每人只穿了一条

裤衩，裸露着岩石般

结实的胸脯和臂膀，被月光镀上了一层

闪亮的银光，任凭他大献殷勤，竟无一人正眼看他。他手里拿着烟，朝雕像般伫立的小伙子们尴尬地笑着。连我都替他难为情。

“走！”小伙子们中不知是谁猛喝一声。

“夜枭”们不由得身子一抖。“剪影”也难堪地移动了脚步。

他们从派出所回来，愤愤地骂了“夜枭”和“剪影”一通，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，很快地入睡了。明天，他们还要盖楼。

我怎么也睡不着。工棚顶上的“星星”，像一双双含义各异的眼睛，在向工棚里窥视……

(罗宁题图并插图)



宝厨
刘岐生

快快！
推进来一个液化气罐，
推进来一个全家的
久久的盼望
淡蓝色的火苗
亲密地舔着
被煤烟熏黑的锅底
鼓足的气，吹起
一个淡蓝色的回忆……
再也不需占用那宝贵的
七天才有一次的礼拜天
一次次地弯腰鞠躬
面向那黑的煤堆，
使人发怒的煤堆，
向楼上转移……
再也用不上全家
围在煤炉前
眼巴巴地望着
那迟迟不响的锅盖
而门外
上班的号声正在吹起……
锅开了！
“快关门！”
一阵忙乱，一阵欢笑，
刹时，满屋子溢满
令人惬意的喷香。